

我所知道的陈岱孙教授

郑午安

我是一九八四年七月考取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的。刚入学时，凡任课老师推荐学习资料时，无一不提到德高望重、造诣很深的陈岱孙教授。那时他已辞去经济系主任职务，但84岁高龄仍不断坚持给学生讲课，他讲课层次分明，条理清晰，思路开阔，据学生反映，听陈老讲课就是一种美的享受。五十多年的教育生涯使他养成科学严谨的态度，每节课不仅内容安排得当，连时间也按分秒计算。每节课最后一句话或板书画完最后一个句号，下课铃声准时响了。在时间上表现出来的业务功力，令我们敬佩和佩服，在北大师生中一代又一代传为佳话。

八五年春天，胡耀邦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在京的六位著名教授送水果，表达党对知识分子的关心，其中就有我们系的陈老，这一消息在北大校园传开之后，更激发了我们想拜师的欲望。一次，我们到王茂湘教授家中拜访，向他提出了想见一下陈老的愿望。王老师告诉我们，陈老组织出版几部经济专著，每天审阅文稿，核对资料任务很重，他又是全国政协常委，还要出席不少会议，只能在适当时间作出安排。但出乎意料的是，我们愿望很快得到了满足。

陈老家在校园北边镜湖一个湖边，湖岸栽满垂柳，湖内荷花盛开，风景十分秀丽。他的房子是一座旧式建筑，那时还没修，显得很陈旧。我们一行六人匆匆赶到陈老家中时，他放弃了每天下午散步的习惯，早早地在会客室内等候我们的到来。和陈老谈话如同听他讲课一样，很快就进入主题，当时经济系新开设“西方经济学”，由于我们刚刚接触，其原理还十分难懂。但这门课在当时又十分“热门”。我们上课时，教室内外的走廊里都

坐满外系旁听生。八十年代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有关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学术交流十分活跃，来北大进行讲学和学术交流中外专家学者很多，几乎每周都有1—2次体制改革报告会，特别是报告中引用西方经济学中的观点来阐述如何克服现行体制弊端，让人听了感到“新鲜”。不少青年学生对西方经济学中提出的原理深信不疑和盲目崇拜。陈老针对这种倾向谈了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对“西方经济学”研究过去盲目排斥这一极端又跳到盲目崇拜都是有利的。目前新出现的盲目崇拜会出现两种恶果，一是对青年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的危害，二是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经济社会和改革开放的误导。弄不好西方经济学这两方面都可能产生悲剧性的后果。同时，他又告诫我们，学习中不要死记硬背，充分利用你们理解能力强的优势，多看多问，使自己的知识面更广些。你们这批学员都有一定的实践经验，通过学习更好地和自己工作实际结合起来，了解原理，启发思维，克服照抄照搬的不良倾向。

陈老是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是我国开拓经济学研究的先驱，被誉为“一代宗师”，我们很想了解陈老一生经历，但他很少谈到自己的问题。不知不觉快一个小时了，看到陈老办公桌上、卧室床上铺满那么多待审文稿，怕耽误他更多时间，就起身告辞，并对他指导我们学习表示谢意，陈老谦虚地说：“谈话也是工作，也是互相学习。”

第二次见到陈老是85年12月5日，那天于光远同志，就被爱情遗忘了。她正儿八经地说：“你不知我，我那口子睡觉，头这边放着传呼机，头那边放着电话机，只要‘嘟嘟’叫，他就对着电话聊，烦死了！”说白了，这叫各人感觉不一样，我的感觉就和我的这位朋友差不多。如果出门忘带了传呼机，就像丢了魂似的，走到哪里都魂不守舍。

有人讽刺过我：“家用传呼机赚什么钱，你一个人用它做什么？”我笑道：“赚情嘛。”一句笑语，先掩饰了尴尬。实际上我觉得带传呼机跟穿衣服差不多，不能无视实用，太实用了也没意思。就算赚了钱和朋友聊天，又有何不可呢？吃馒头就饱人，人为什么还要吃生猛海鲜呢？化纤布料就能替代，人为什么还要穿真皮做的衣服呢？

有一年读了方英文的《处女》，居然也异想天开，渴望有BP机别在腰间。这年头时兴消费，不追求我，就要落伍。重要的是实用，而是你也有也得有，哪怕是打肿脸充胖子。邪门的是传呼台，一夜之间冒出来那么多家，使人感到西安突然现代化了。说一句冠冕堂皇的话，我是市民，也有义务为电讯事业添砖加瓦吧？可是选哪一家呀？即使你不做商家，我也得和我商量商量。我是想做发财梦的，但对发财抱有幻想，即使沾些财气的机会也最好莫放过。于是我选择了金融传呼台。

我把传呼机一别到裤腰带上，立即自我感觉良好起来，就好像我突然长到一米八五的个头了。趾高气扬地去找一位朋友，敲门的时候竟觉得心里不自在，索性把传呼机装进裤兜。后来试图在腰上别过几次，心里别扭还在其次，软软的腰际兜空垫上一块硬物，实在不美气，也不舒服。按照快乐至上原则，我决定把裤兜作为传呼机永远的栖身之所。

最先的感觉并不美好。我讨厌那种没完没了的呼叫。有几回在“人生的紧要关头”被那迟不来早不来不来的怪叫弄得满腔怒火。我去会朋友，裤兜里不时地“吱”一声，叫得人头疼；这传呼机不会有毛病吧？两千多块钱！这年头人上当受骗的，也怕了。机屏上常常还出现类似洋文的字母或类似铅印出版物初校样上的“黑屁股”。三天两头就没了电。打电话给传呼台，她们说了什么，我没有听明白。后来请教一位比我佩服资历长的朋友，他谆谆教导如下：（一）呼叫的信息必须阅读，传呼机才会停止“吱”；“吱”地提示；（二）建议更换电池，不要用国产，用进口的。我说我还想爱怎么怎么办？他就把手一摊回答道：“等国产赶上进口了，再爱国不迟。况且，你知道摩托罗拉汉字顾问机的实际成本吗？”我让他闭嘴，因为我害怕我后悔。这位朋友又问：“我奇怪，你买了传呼机，又不阅读，为什么？”我老实说：“没有多少是我找我的，是股票信息，我不感兴趣！”朋友就哈哈大笑，说：“这才叫爱你没商量呀！”

传呼机带来了，朋友们逐渐都知道了，有事没事都要呼，方便了，又麻烦了许多。有一回正赶路，有女连续呼叫，又火急火急的，我只好放下手头事，去寻电话亭。电话打过去，那边不怠不慢说，他值班，闲得无聊。当然，只有老朋友才敢这样。皮了，不理不睬，却有有同事的时候，又有朋友正给别人家孩子当语文老师，遇到一个字不认识，懒得查字典，就跑到电话亭呼我，呼得我“肚子疼，心口疼，难为情，说不成。”

传呼机有儿子像“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天长日久，与我居然亲热得形影不离了。我有位朋友的妻子端直对我说：“做老婆还不如做呼机呢。”我笑着逗她：“传呼机怎比你？每到上床

七十年代，我写了一篇四五千字的通讯。稿件给一记者看，他看了一遍，我两个名字寄过去，很快被刊用。记者说，这次算是我坐你的车了！从那天起，我才晓得新闻这行当还有“坐车”一说。

八十年代，有位热心朋友为我写稿，当时我手头正忙，并且，我为某人已发过报告文学，遂婉言推辞了。不料第二天再得罪一朋友，二天再得罪一朋友，不就一篇稿件嘛，便应允下来。稿件写成了，记者让热心朋友抄好时，他就笑着对我说，我供职的报社就不要署你的名字了，否则，人家要说我坐你的车呢。结果是，记者供职的那个报社就自然以他的名字见报，而别的报纸，一个字腿儿也未刊用。

九十年代，由我主笔与两位同志合写了某单位的一篇长稿，考虑到这个单位的那位通讯员处境尴尬，出于“拉兄弟一把”的善良，就在后边也挂上了他的名字。孰料见报之后，才发现与我真正的合作者的名字统统被“枪毙”了，而那位坐车者的名字却赫然在目。为一篇稿件要两个水落石出，似无必要，但大家心里都明白，是那通讯员坐上上车以后，于“活动”中施展手脚，竟把我的两位合作者踹下车去了。

限于篇幅，我只是沿时间顺序仅仅选择了上边三个坐车的事例。明白人不难从中看出，这坐车的行当不仅后继有人，而且事多钱多。什么拉、捧、骗、抢、踹等诸手段，令人防不胜防。古人云：盗亦有道，就这割别人文章的盗贼，其“道”大概就像老鼠一样习惯于沿墙根偷偷溜，弄不好被曝光，就只有丢人现眼狼狈。而坐车的呢？却从未听说过有“翻车”的。似乎是有多大胆，车能坐多远。从拉车人自身检查，一是困于面情，二是没有诉诸法律解决的意识，三是觉得为一篇稿件较真，也没有那个精力。难怪乎坐车人愈来愈胆，至于什么劳什子人品也就顾它不得啦。

1996年10月，我去东郊看朋友，在213公共汽车上，被人掏走了传呼机。我是走下车后才发觉的，多少有点点儿扫兴。我打电话给传呼台，说我丢了传呼机，要台上代转呼我的朋友。我刚缴过一年的服务费。半年后，我去传呼台营业厅，意在另买一个传呼机。我的如意算盘是希望传呼台从已售出的一年420元的服务费，然后把我已缴过的服务费上退。传呼台不同意，托一位朋友去找经理说情，遭到拒绝。此后常有朋友指摘我不回呼，我就呼了我一次，小姐很温柔，例行问答后请我关机，仿佛我的传呼机并没有丢失。我突然悲从中来，不是为我，是为传呼台。如此经营方略，其前景可想而知。有友劝导我：“你当初爱人家没商量，现如今人家不爱你也没商量，扯平，还自作多情干什么？另择良婿吧。”

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再来一次“爱你没商量”：选择西安三九台。多少年的经验不可磨灭，还是国办的好！

枕边风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床上悄悄话，是夫妻间家常事。枕边风对家庭和和睦睦、温馨、夫妻间相敬如宾不可没，然而，也正是妻子那和煦、激人的枕边微风，使许多领导干部迷了眼睛昏了脑，误入“夫人路线”，没了党性，背了原则，丢了官德、私欲大起、见利就捞、见礼就收、把党和群众的信任抛置天空，致使自己一步步迈向犯罪的深渊，最终身败名裂，成为党和人民的阶下囚。

据报载，湖南省某地金融系统一行政官员，就职前是该行业系统的业务尖子，勤政清廉好学上进，连续3年荣膺省金融系统模范标兵，五年中连跳三级，上了某县银行行长的宝座，可谓年轻有为，家人为此而高兴，亲朋为他荣升而祝福。然而，他的贤内助却万分惆怅，不安于家地痛哭流涕。她看到同事们那穿名牌踏高档，自己很穷酸心里过不去，于是把功夫下在与丈夫同床的枕头上，软磨硬敲别人家做官老成的如何能耐，天长地久，丈夫的耳根“泡”软了，也被其私欲而磁化，动了鬼心，觉得在职不捞退下后悔，于是放开手脚，无视于法规，无视于他的监督，私吞公款，最终走上犯罪之途。妻子为此而嚎哭但为时已晚。

俗话说妇以夫贵，夫以妻为荣。这里包涵了深刻的唯物辩证法，其含义不言而喻，多数“内助”都能正确扮演好这一角色。目前，我国正在处在机制、体制转型时期，社会上的形形色色的不良之风时时刮起，我们多数党员干部都经不起各种金钱、权力、美色的考验，拒腐防变的免疫力增强，正确地对待自己手中的权力和个人得失，

尽心尽责为人民办好应该办的每一件事，颇受群众的敬佩。这其中不乏“贤内助”的功劳，不乏有她们经常利用团聚之时正当的“枕边风”之功效。一位“内助”系普通的车间工人，丈夫走上厂领导岗位后，不是去追追享受，而是身负重担，处处事事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经常鼓励丈夫要珍惜群众的信任干出成绩，正顺应了那句古话，妇以夫贵，贵在于自知，夫以妻

为荣，荣在妻知理懂事会做人。然而，日常工作中也有些“贤内助”名不副实，而是“钱内助”，丈夫升官后她便摇身一变，名副其实的“官太太”，参政议政、搞公益的枕边风不断，一天不两天，揪住耳朵灌，极大地削弱了丈夫的意志，勤政变为怠政、不思进取追逐腐化，不想群众之所想、不急群众之所急，成天是“妻子、儿子、房子、票子、车子”五子嘴边转，天长地久，在不竭“枕边风”的吹拂下，贪赃枉法，还成自己的罪人。

不良枕边风的刮起，源于妻子的私欲和贪念。妻少欲夫福，从古到今为官者无不以为然。枕边风实质是欲的演化形式，它可以和谐夫妻情感巩固家庭，但也可以葬送丈夫的前程，毁灭家庭的幸福。枕边风和煦的但未必都是充满善意，希望每位“贤内助”多吹廉洁之风、勤政之风、为民之风、这既是对党和人民的负责也是对家庭幸福的负责。

警惕！枕边风、温煦中有寒流。

王维华

温煦化骨枕边风

人生感悟

王维华

王维华

王维华

王维华

王维华

坐

车

世间万象

刘三余

刘三余

刘三余

刘三余

刘三余

刘三余

刘三余

刘三余

孔明

志来北大讲学，因为陈老也是同行，除了系里胡代光、厉以宁等领导外，陈老也作陪。于光远同志报告题目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我们和你们的责任”，中心议题是马克思主义产生100多年了，这一理论武器宝库需要不断丰富和发展，就要把理论同实践相结合。我们革命前辈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今天进入改革开放年代，你们作为年青一代的责任应当用这一理论武器解决当前体制改革中遇到的新问题。同时，批判了“文革”遗留下来的脱离实际的研究和学习方法把马列主义说的十分神圣和圣洁，单纯从理论到理论来找依据，就是不解决实际问题。报告会结束时，大家请陈老讲话，他拄着手杖站起来说：“让马克思主义从天上回到人间。”一句话既总结了于光远同志报告的核心，又提出了“你们”——青年学生的责任，博得台下听众长时间的掌声。

第三次见到陈老是我们照毕业像时，我们班100名学员来自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临别了，和老师照一张“全家福”留作纪念，是我们大家的共同心愿。

我们任课老师分布在各个系，提前一天都通知到了本人，但照那天怕耽误时间，我们又兵分十路赶到去。陈老按他多年习惯，准时在八点半赶到图书馆，那天上午因几位老师有课，直到11点才把人叫齐，陈老一直耐心等了两个半小时，我们班主任曹凤岐老师两次劝他到图书馆休息，他都不肯，使我们在场学员十分感动。

离开北大整整十年了，但我们常常通过新闻媒介听到陈老的消息。1987年教育部在人民大会堂为陈老举行从教60年庆功会……

当年8月8日新闻联播传来陈老不幸去世消息，使我们感到万分悲痛。特写此文，以表哀思。

又有一批被称作“黄昏悲剧”的剧目在政治舞台上次第上演。

前年11月7日，再过几个月就满六十岁的原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庭庭长，因利用职权直接收受当事人贿赂等罪而被押上了被告席。去年4月30日，原北京电子动力公司总经理兼党委书记，全国劳模，人大代表陈德元因贪污罪被判了刑，他是退休四个

月后被逮捕归案的。7月份，又是一个年过六旬的老头，被称为三湘巨贪的张德元，因单独或为主伙同他人17次收受受贿220.69万元，被依法判处死刑。8月15日，原石家庄市人防办主任任三喜因收受索取贿赂32.6万元，非法从事有偿中介服务，接受现金50万元被判刑。该时年59岁。到10月16日，当原陕西省民政厅厅长新建因收受受贿79250元被判9年徒刑时，正好也是59岁。

快到“年晚”的时候，心反倒不顺了。六十岁这个铁门槛，看来是越来越不好过了。

这些人，大多辛辛苦苦几十年，曾经为党和人民作过一些有益的事情，平时身居高位前呼后拥威风八面，现在却成了共和国的囚徒，不得不以风烛残年之躯在铁窗里苦熬余生，有的甚至把小命结束在刑场。魂断草草寒烟，还要落千古骂名。最惨的要数湖南的那位原湖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党委书记兼董事长总经理张德元了。自己命丧黄泉，妻子被判刑刑，妻子被判六年徒刑，这一窝黑算是被一锅端了。

上述种种，本人自然是罪有应得，但旁观者哀之怜之惜之，称之为“黄昏悲剧”，也有一定的道理。

早知下场如此悲凉，何必当初贪海弄潮！“以俄倾淫乐，不易无穷之悲。”古人已心明如镜，今人尚在梦中乎？

笔者最近看了一些此类案例，发现这些人犯罪时的心态固然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利令智昏，权力变质。

许三喜在许多场合里都说过：“我把年纪，免职，开除党籍，什么党纪政纪处分，我都不怕了。我不缺钱了。”（见97年10月24日《南方周末》）因为不缺钱了，就不怕开除党籍了，实在糊涂得可爱。张德元则是“想抓住退休前的良机大捞一把，以便退休后能过上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见《瞭望》97年38期）陈德元在那即将功成身退的一年多时间里，心灵深处受到了强烈的刺激，他感到，这辈子太亏了，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到头来什么也没有，都是些虚的。”（见97年10月31日《南方周末》）全国劳模，人大代表，5次市劳模，18次局级荣誉奖章都是虚的，唯有钱是实的。在陈德元眼里，天地易位了，阴阳颠倒了，这是多么可怕的人生观。大权到了这些人手中，造成的只能是灾难，国家的灾难，人民的灾难，自然也是本人的灾难。

请考察一下巨贪们的行事吧。原贵州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德元早就给心腹吐露过这样的心迹：“给共产党干太没劲，捞足2000万咱们自己干。”陈德元从1992年10月到1994年4月，不到一年半，共作案14起，贪污挪用公款高达574.6万元。原绵阳市天桥区公安局副局长赵国利从1993年2月到10月间，侵吞公款2019.519万元，平均每日贪污8.4万元。（97年5月9日被依法判处）而新建等入伙的竟然是救民于水火的救灾扶贫款。

窃以为，这些胆大妄为，贪婪卑劣的丑类被绳之以法，实乃人民之大幸，国家之大幸。是大好事，大喜剧。

今日之城中，人神共愤者，贪官也。万民所共愤者，贪官也。丑类终需歼灭，一窝黑还是一锅端的好。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样的大喜剧，就是多多益善好戏连台好戏。

甜 于善辉 摄

时事点评

湛江严禁企业用退休费抵债

广东湛江市社会保险管理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湛江分行日前联合发出通知，严禁任何单位、部门和个人把下

让职工自己选择代言人

1984年以来，吉林省梨树县“直选”、干部自管的工会干部管理体制，实现管人与治事相结合的作法，大大促进了全县工运事业的发展。（据《工人日报》2月9日）

英国国务大臣说8×7=54

负责提高全英学校教育质量的英国国务大臣拜尔斯在21日的一次广播采访中算错了一道简单的乘法题。拜尔斯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采访时，谈到政府

鲍比·霍顿执鞭中国足球队

英国人鲍比·霍顿2月6日在中国足协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他相信能率队进军2002年世界杯。霍顿是上周接受中国足协聘任，辞去英国诺丁汉森林队

虚报瞒报也是腐败行为

近年来，虚报浮夸风在一些地方并没有减弱的迹象。一些人为了捞政绩，替自己铺设升迁的台阶，不惜牺牲群众利益，虚报产值产

跟着感觉走

跟着感觉走 夏大川

西安华通活动房工程处

本工程处专业生产安装各型活动房，并代为设计非标准活动房及玻璃钢瓦大棚。本公司工程质量上乘，讲求信誉、价格低廉、如期交货、欢迎惠顾。

公司地址：环城西路南段甲字11号五金厅44号
电话：8612833 5808102
传呼：126-5090080

虚报浮夸风，实乃一大顽症。此风猖獗却屡禁不绝，又屡屡得逞，可叹也夫。安得倚天抽宝剑，断然扫此荒唐！（点评：杨乾坤）

甜 于善辉 摄

甜 于善辉 摄